

蒋介石
一个力行者的
思想资源

陈铁健
黄道炫
著



蒋介石的思想，基本不离专制政治体系，
他是专制者，又是爱国者，两者统一，而以前者为本质。

三将行石
一个力行者的
思想資源



陈铁健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蒋介石：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 / 黄道炫，陈铁健著. —太原：
山西人民出版社，2012.11

ISBN 978-7-203-07762-6

I. ①蒋… II. ①黄… ②陈… III. ①蒋介石 (1887~1975) —
思想评论 IV. ①K827=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02369 号

蒋介石：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

著 者：黄道炫 陈铁健

责任编辑：杜厚勤

选题策划：北京汉唐阳光

出 版 者：山西出版集团·山西人民出版社

地 址：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

邮 编：030012

发行营销：0351-4922220 4955996 4956039
0351-4922127 (传真) 4956038 (邮购)

E - m a i l：sxskcb@163.com 发行部
sxskcb@126.com 总编室

网 址：www.sxskcb.com

经 销 者：山西出版集团·山西人民出版社

承 印 者：北京市通州兴龙印刷厂

开 本：787 mm×1092 mm 1/16

印 张：24

字 数：250 千字

印 数：1—10000 册

版 次：2012 年 11 月 第 1 版

印 次：2012 年 11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203-07762-6

定 价：4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前言

千江有水

曾经，对友人说，你用最大的想象力去推测蒋介石的复杂，仍然会发现，他的复杂还是超过你的想象。

蒋介石是个什么人？革命者，反革命，坚守传统的保守分子，随机应变的机会主义者，爱惜羽毛的政治家，拔擢于丛林中的军人，都是，又都不尽是。

固执和灵活、温情和刚硬、坚毅和软弱，这些截然相反的性格，常常会呈现于蒋介石一身。虽然，仔细追寻，或许可以在这其中发现孰主孰次，但不同的角度、不同的关注未必就会得到相同的顺序。

其实，不独蒋介石，这个世界上大多数我们熟悉或者不熟悉的人，何尝又都不是如此。

佛家有云：千江有水千江月，万里无云万里天。江有多少，月就有多少，尽管月只是那个月。

所以，解读一个人的内心，本身，或许就是注重实证的历史研究者的陷阱。

现在，我们将要踏进的就是这样一个陷阱。

这本书其实是一部老稿。与陈老师合作完成它的时候，尚未步入中年，只有青年人的无畏才能去面对这样的论题。将近二十年过去了，一些偶然的机缘，在补充新资料并做出修改后，这部老稿居然有可能面世，此时，内心深处，除了不安仍是不安。

在我的所谓学术生命中，蒋介石是曾经触动灵魂的人物，没有其他人可以占据这样的位置。但是这本书远远没有能够体现出蒋介石对我的刺激，之所以如此，可以列举出一大堆理由：能力、精力、认知、学术兴趣的转移、论述空间的限制……蒋介石极其丰富的面向，本身自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。

唉，政治家的精神世界。

黄道炫

目录

前 言

千江有水

第一篇

传统精神的养成……1

一 思想形成期的传统背景……4

二 日本留学……15

三 新文化中的旧人格……27

四 苏俄考察……40

第二篇

丰富的传统养料……59

一 学庸的阐释……61

二 宋明儒的熏陶……71

三 调和朱、王的努力……79

四 墨、法思想与致用之学的传承……86

五 蒋介石与陈诚：面对传统经典的一个例证…… 99

第三篇

哲学的继承与新创.....105

一 力行哲学的渊源.....110

二 力行哲学的基本精神.....113

三 力行哲学的现实目标.....122

第四篇

蒋介石的统治资源：政治.....131

一 伦理中心的政治观.....131

二 民本和民主.....141

三 三民主义：面对孙中山.....149

四 法西斯主义的试探与转向.....164

五 “保守的革命者”：国共斗争中的蒋介石.....173

六 妥协：艺术？性格？184

七 蒋介石的乌托邦.....203

第五篇

蒋介石的统治资源：社会文化.....213

一 新生活运动.....217

二 民族文化复兴运动.....233

三 科学与教育观念.....253

第六篇

军人蒋介石……267

- 一 军人与兵书……267**
- 二 起飞之地：黄埔练兵……277**
- 三 沙场驰骋……296**
- 四 军人的权术……317**
- 五 军人的信仰……337**
- 六 军人的爱欲……351**

后记……369

第一篇 传统精神的养成

1936年11月，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：“从前只知以豪杰自居，而不愿以圣贤自待，今日乃以圣贤自待而不愿以豪杰自居矣。”^[1]此时，蒋介石正届识天命之年，豪气渐消，已不欲以豪杰自视，而向着圣贤的目标迈进。从事着被人称为天底下最肮脏事业的政治，却追求着做圣贤，蒋介石的这种自我期待多少让人觉得有点惊异。不过，如果仔细检索一下文献，可以发现蒋产生这种想法比这还要早得多，1928年9月，南京政府建立后不久，他就在日记中反复警醒自己：

余为一代领袖，言行举动皆以一世之风化所关，人心所系，立品敦行，不可一时忽也，必须言不妄发，行不妄动，而后乃可为一世师也。^[2]

立志以天地万物为心，立品以不忮不求为心，男女饮食之间，尤首注意也。德之不讲，何以革命，立功何为。必先立德，为民之法，为国之本也。^[3]

1934年，与青年时代的结拜兄弟黄郛谈话后，蒋介石写道：

[1] 蒋介石日记，1936年11月30日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。

[2] 蒋介石日记，1928年9月13日。

[3] 蒋介石日记，1928年9月15日。

昨与膺白谈话，余对之曰：“余之人生观，乃重今日，而你则重明日。此余主积极，而你主消极之所由生吧。”余以为人生惟有今日问今日之事，不可计明日之成败也。彼劝我以“令人畏不如令人爱”。余以为“令人爱”之时期已过，此时应不如“令人敬”也。^[1]

从青年时代的孟浪放荡，到中年后的不逾规矩，蒋介石在个人修养上确实煞费苦心，也不无收益进展，如他本人总结：“事功成败，则吾不敢知，若说德行修养则吾敢自信；继此以往，多少必有成就。”^[2]这种成就反映在探险家、瑞典人斯文·赫定眼里就是：“个子中等偏上，瘦而有力，身材匀称；其相貌端庄严肃，表情从不改变，一撮小而短的胡须遮盖着他的上嘴唇。”^[3] 埃德加·斯诺抗战初期的描写更为传神：

近年来蒋氏的生活简单朴俭，犹如僧侣。他不吸烟、不喝酒、不多食，他的身体是不十分强。但姿态严正有力。在最近中日战争中，他身体依然健康无损，他的体魄中，最惊人的一点，是闪闪锐利的眼光。作者初见蒋氏时，就觉得他的眼光，犹如两把利刃。他给你的印象，好像发条之被紧紧缠绕。这与普通中国人的眼光，使你有松弛之感的正相对比。蒋氏在见人时，或说话转调时，他的眼光就射出一种神经的特异表现，使人感到紧张。^[4]

[1] 蒋介石日记，1934年4月14日。

[2] 蒋介石：《青年为学与立业之道》，《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》，第14卷，台北：国民党中央党史会，1984年，第57页。

[3] 《档案与史学》，1993年，第3期。

[4] 埃德加·斯诺等著、张雪怀译：《委员长生活漫记》，台湾：文化印书馆，1945年，第13页。

然而，对蒋介石的圣贤追求，并不都是叫好之声，他的部下万耀煌晚年在台北接受访问时曾坦率指出：

多年来的观察，我看总统很想作圣贤，也作过圣贤修养，他讲仁讲爱，谈论王阳明，谈论孟子，眼光很大，但他是英雄本色，豪杰心肠。他用人始终是双轨制的，可说活用辩证法的矛盾、统一律，最后统一于他，他对许多人、许多事，喜作直线领导，有时收到效果了，但有时属下的矛盾发展到自乱阵营，结果削弱自己，大陆的失败不是没有原因的。当三十七、八年之际，世界共产党包围他，中共匪帮打击他，美国反对他，许多人——包括本来反对他的及他的部属——骂他，连他一手培植的人也对不住他，这是他难过的地方，但他也不是没有责任。^[1]

万耀煌话说得很委婉，所谓“英雄本色、豪杰心肠”，实乃明褒暗贬。豪杰心肠而做圣贤修养，难免名不副实，即非伪诈，也定有虚饰。拔擢于丛林中的乱世豪杰，手上都免不了屠戮的血腥，内心也往往被认为锻造得坚韧如铁。这时候，来自他们口中的仁爱声音，多少让人有欺世盗名之感。不过，人的内心如此丰富多彩，性格又如此复杂多元，政治家的表态固然需要经受更严格的检视，但也不可因此遭遇歧视性的抹杀。蒋介石的圣贤期许，如果历史地看，似乎尚不难找到其思想脉络。除开蒋介石的个人性格、自我期许乃至宗教信仰外，统治者而求作圣贤，其实和传统中国“作之君，作之师”观念一脉相传，传统精神的熏陶及蒋介石对之的信守，以及1930年代前后中国思想变化的刺激，对蒋介石此种观念的形成，尤具决定意义。

[1] 《万耀煌先生访问记录》，沈云龙访问，台北“中研院”近代史研究所，1993年，第479—480页。

一 思想形成期的传统背景

1931年3月14日，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自己的“平生三泣”：

余于十五岁成婚之日，俗礼必奉茶于亲属，余母睡眠掩涕不肯起而接茶，微闻母泣之声，余乃情不自禁亦痛哭不置，久之，母乃泣训曰：余自汝父逝世，教养汝至今日成婚，汝不知余有多少伤心事，愿汝成年立业，不忘为母者今日教养汝之苦心也。余闻此痛泣更难成声。呜呼，寡母伤心事，谁能知之。中正不孝之罪，一生莫赎矣。此泣为□天性最伤悲之表现，而与十三岁夏回家之泣，与母丧之泣，平生之泣，以此三者为最甚也。

这三泣，无一不与母亲有关。他所提到的十三岁之泣，毛思诚所编年谱中有载：“暑期放假归，入门见王太夫人，未开言即嚎啕大哭，越时声益凄。自此每外出，辄泪眼尽赤，哀动邻舍。王太夫人亦避入隔房泣。少顷复出，勗以图上进，始就道。至一二十里以外，犹哽咽。”^[1]十二三岁，是儿童向少年转变的时期，蒋介石的眼泪证明他已经体会到离别亲人的苦痛，但是肆无忌惮的泪水又和自我意识增长后应有的自控、自抑、害羞相悖，也许，蒋介石母子之间的感情实在太深了。

1895年，蒋介石八岁时，父亲即去世，蒋对父亲没有深刻印象。中国传统家庭的严父角色，使蒋介石对父亲的了解基本止于“严厉”二字。1918年，朱执信为蒋父作墓志铭，其中提到蒋介石对父亲的回忆：“暨晚岁，则爱吾兄弟愈切，而督责之亦愈严。”^[2] 1946年，蒋介石曾

[1] 毛思诚：《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》，第2编，少年时期，1936年，第4页。

[2] 毛思诚：《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》，第1编，幼年时期，第9页。

在回忆幼年严师时顺带提及父亲：“先考之严厉，亦不忍言也。”^[1]当然，蒋也不是完全没有对父亲的正面描述，朱执信在蒋父墓志铭中称：“读蒋子所记肃庵先生事略，知其思深沉而行勇决，有自来矣。”^[2]1964年，蒋母百岁冥诞时，蒋介石撰文纪念，其中提到：“先妣尝述吾父盛德，严明果决，宽厚慎重，谓为中正生知之性之素描，并勉予继志述事，毋令先人长德，墮于一人之身。而中正平生，亦以先妣之慈祥坚贞，与先考之严正宽厚二者，相联为先人之遗体自况。”^[3]这些关于父亲的记忆，零零星星，常常淹没在其对母亲的大量记载之中。

父亲去世后，蒋介石由母亲抚养长大成人。蒋介石少时顽劣，成人后不甘人下，蒋母为其费尽心思，恼恨至极时，常施夏楚。蒋介石自己回忆：

尝忆儿时（十五岁时），先慈对我夏楚痛笞之状，余不肯向母求恕讨饶，因之夏楚益甚，痛笞不已。及至最后，母痛哭曰：笞儿即笞我肉，我实心痛如割，儿速讨饶，免余再笞，免加儿罪。余仍颈硬如故，毫不求恕。及至最后，亲友前来说情，命余讨饶，余仍顽强不服，亲友又曰：你如何可以讨饶？余曰：母愈打，儿愈不讨饶，虽死不变。亲友又曰：如你母不打，你可讨饶乎？余曰：可。母乃不打，儿乃讨饶求恕，自后母亦不再打余。^[4]

母亲在蒋心目中的地位无人可以替代。1921年母亲去世后，蒋即自律：“以后无论阴历阳历，凡为母亲忌辰之日不食鱼肉，不动气，不

[1] 蒋介石日记，1946年10月22日。

[2] 毛思诚：《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》，第1编，幼年时期，第9页。

[3] 蒋介石：《先妣王太夫人百岁诞辰纪念文》，《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》，第35卷，第261页。

[4] 蒋介石日记，1935年8月17日。

御色，以为终身自惩自戒，冀减不孝之罪于万一。”^[1]此后，母亲成为他终身不忘的思念，人生得意时每每想到母亲：1923年12月16日，蒋从苏俄考察回国，随即回到溪口，日记中记有：“今日为先慈六旬冥寿……入慈庵，登堂拜母亲冥寿，心甚悲感，如母尚生在，则今日喜乐，不知如何矣。”北伐到江浙后，蒋介石衣锦还乡之余的感触是：“今由粤浙鄂赣皖苏遵陆程以之上海，如先母在，不知其喜悦何如耶。”^[2]看到边疆地区的贡品，享受着万方来朝的尊荣，也会想到母亲：“每见送来各处土产辄悲。母不能亲见，而于西藏香僧拉麻等所送来之供养谷物，更为悲戚，如母在则必欢乐不置也。”^[3]夜半闻子规之声，他仍会忆起“吾母起床喂蚕时，呜呼！不能复见矣”^[4]。而当见到别人的老母，他更会触景生情：“与健生乘车到两江圩拜访德邻之太夫人，康健可亲，令人想念先慈与先岳母不置矣。”^[5]

母亲是儿女人生的港湾，悲伤、无助、愤激之时，蒋介石每每会想到母亲，这样的文字在蒋的日记中不胜枚举：

1929年1月30日：今日心烦，遇事欲泣，而不能者再。如此社会，如此人心，如此制度，何以立国耶？呜呼，无母之子，孤独之人，尚有人生乐趣乎？……愁闷忧郁为近来所未有。如吾母生在，或不致至此乎？

1931年8月10日：处境之难，无人得知，无论何人为汝尽力，必须称功望恩，而实患难死生，除生母之外，任何人不能相共也。

1931年12月14日：明日为阴历十一月七日，慈母诞辰。夜梦昏沉，对母痛哭二次，醒后更悲。悔不孝罪大，国乱人孤，但有痛

[1] 蒋介石日记，1922年6月4日。

[2] 蒋介石日记，1927年3月25日。

[3] 蒋介石日记，1931年5月11日。

[4] 蒋介石日记，1931年4月26日。

[5] 蒋介石日记，1938年12月4日。

楚而已。

1935年2月28日：对家人尝怀愧怍之心，而于先慈尤难为怀也。

1941年4月23日：今晚得确报，敌寇昨日下午已进占我武岭家乡，此心泰然，并无任何刺激，惟念我祖我父与亲母之墓地，未知是否被此敌寇所破坏而已。

蒋介石谈到母亲时，有一个词会经常出现，这就是“孤儿寡母”。虽然将自己说成孤儿不免夸张，因为蒋既有异母兄弟，又有同母妹妹，但这很可能是蒋少年时代的亲身感受，也不排除蒋无法免俗，像许多成功者一样用过去的苦痛反衬日后的发达。细究起来，蒋介石的青少年时代，虽有失去亲人的无奈和悲伤，但与周围人相比，大体还算幸运。

公元1887年（清光绪十三年）10月31日，蒋介石出生于浙江奉化溪口镇。此时，中国正处在大变革的前夜，革命的浪潮很快就要在全国掀起。

奉化位于近代中国最具活力的江浙沪区域，距宁波仅百里之遥，可谓得风气之先者。即便如此，由于中国社会尤其是精神文化的变动是如此缓慢，蒋介石的幼年时代，还基本生活在传统社会氛围中。蒋介石出生时，蒋家正当鼎盛。从祖父蒋斯千开始，蒋家除务农之外，兼营商业，在溪口镇中街开设玉泰盐铺，“生计日渐饶裕”。蒋父蒋肇聰继续打理生意，生意更加红火。

虽然是盐商之家，但蒋的父母仍然希望蒋介石走科举为官、光宗耀祖的道路。浙江文风鼎盛，有清一代，由盐商家庭取得功名者即不在少数，仅1649—1801年百年多时间内，高中进士者达143人，高居全国同类出身者分省排列的第一位。^[1] 蒋家希望蒋介石也能走上这条道路。

[1] 何炳棣：《中华帝国的功名》，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，1962年，第83—85页。

1892年，蒋年仅五岁时，就请来先生为他发蒙，后来又先后入多所私塾就学，开始他十四年的国内求学生涯。

清末的私塾十分严格，和蒋介石同年出生，与蒋家相距仅二十里之遥的董显光回忆：“我童年的学校生活是很不愉快的，七岁时就读于一位老师控制着的镇上私塾，经过在红毡毯上拜师大礼之后，我就开始我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的诵读……那位老先生更是迷信皮肉吃苦可以启发心灵的教育家，案头上放一把木制的戒尺，哪一个孩子背书背不上就该准备吃这戒尺一下。”^[1] 蒋介石初始在家中启蒙，先生对他尚客气，后来出外就学，便难免要挨受皮肉之苦，他自己回忆：“幼性顽钝，弗受绳尺，又出身孤弱，动遭挤摈。”^[2] 说来颇为酸楚。1946年，蒋已逾耳顺之年，回忆幼年上学时所受刑罚仍耿耿于怀：“余之一生，可说自九岁起无一日不在孤苦伶仃孤寡无援之中过活，而九岁之年追溯塾师任介眉先生之残忍惨酷，跪罚、毒打、痛骂、诅咒，几乎非人所能忍受，此非严师，实是毒魔。如任师当年不死，则余命或为其所送矣。”^[3]

蒋介石所说的“出身孤弱”，指的是其七岁和八岁时，祖父、父亲相继去世，蒋家逐渐式微。因为这样的背景，蒋介石在长大成人时，不能不和普通人家的孩子一样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，如他所说：“当我少年时候，在家里，家境并不是不好，但是我们母亲督教极严，什么事都要我们亲自去做，不但迭（叠）被，洗衣，洒扫都要按时做好，挑水，做饭，洗碗筷等等要自己动作，就是其他种种普通人家由仆役来做的事情，我当时都要亲自来做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我就养成了勤俭刻苦的习惯。”^[4] 而且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去世，蒋介石还不得不担起一些成年人的任务，多年后他回忆：

[1] 《董显光自传》，台北：新生出版社，1981年，第28页。

[2] 蒋介石：《报国与思亲》，《总裁言论选集》，第11卷，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训练委员会，1942年，第2440页。

[3] 蒋介石日记，1946年10月22日。

[4] 蒋介石：《军人精神教育之根基》，《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》，第14卷，第192页。

余十一岁时，先慈命余独往奉城大桥收利息洋十元。岁已，云暮，北风猎猎，道路又多山径，往返约六十余里。幸中途顺利，毫无遗失。当日回家，奉之于母，母且怜且喜曰：倘汝父在，我不令汝收债矣。今孤童子能为此，吾亦可以慰矣。言下泫然。此虽受吾母奖赞，然至今回忆，感慨万千矣。^[1]

不过，虽然因祖父和父亲相继去世，家道中落，但凭着他们留下的家底，蒋母尚能维持家中的生活及蒋的学业。后来蒋介石曾回忆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情景：“中正读，先妣织，外祖母念佛，机声梵音，与书句相间如唱和，此情此景，仿佛犹在目前。”^[2]成长于两代女人的温情之中，蒋介石日后政治运作偏于阴柔的性格，或许与此不无关联吧。

1899年，蒋介石到葛溪从姚宗元学。对姚宗元，蒋尚怀好感，1949年初下野后，他曾往访葛溪母舅家，念及往事：“余幼年十三岁春至葛竹外祖母家就姚宗元先生读书，迄今正五十年，再赴舅家拜访，适为春季，追忆往事，不胜依依。”^[3]到台后，回顾儿时求学经历，也说道：“余自六岁上学识字至十六岁之十一年间，除任介眉之凶虐以外，蒋价人（谨藩）间亦任意使气，以学生为囚徒视之，其他对余之教诲皆无善足述。余之少年教育完全由先慈一人之所赐，当十二岁时，蒋师之苛刻虐待后，十三岁吾母乃即辞退蒋而聘姚，其对元培养之苦心可说无微不至矣。”^[4]

大抵能成就事业者，少年时心性都非常人可比，蒋也不例外。在老师的叱喝乃至毒打中，蒋奠定了中国思想文字的根底，而且由此生出了

[1] 《蒋中正总统档案·事略稿本》，第24册，台北“国史馆”，2005年，第314页。

[2] 蒋介石：《外王母姚太夫人传》，《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》，第35卷，第140页。

[3] 蒋介石日记，1949年2月28日。

[4] 蒋介石日记，1951年12月31日。文中蒋自称“元”，即瑞元，为蒋之号。蒋谱名周泰，学名志清，字介石。